

婚姻有两种，一种叫搭伙，一种叫余生

有婚姻并不是了不起的事，有爱情的婚姻才了不起。

世上夫妻千千万，但并不是每一对都能始终恩爱如初。

婚姻漫长，在这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，不同的家庭，各自上演着不一样的悲喜剧。

有人说，婚姻太折磨人了，天天在一起，两个人只有在吵架的时候才有话讲，除此之外，安静地可怕。

也有人说，婚姻让人觉得踏实，一个人的日子难免孤独，有人陪着总归是一件幸福的事。

由此可见，一段正在持续的婚姻往往分两种模式，一种叫搭伙，一种叫余生。

婚姻有两种，一种叫搭伙，一种叫余生

01

搭伙：走在外面装夫妻，回到家里做室友

搭伙的婚姻，表面上看依然维系着每一对夫妻该有的样子。

外人面前秀恩爱，孩子面前装和谐，可一旦关起门来，立马就是另外一副样子：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我俩之间无话可说。

婚姻或许也曾给彼此带来过短暂的幸福，可无奈岁月漫长，很多事情就在不知不觉间慢慢地被改变了。不知从哪一天起，两个人之间可以说话越来越少，可以吵的架倒是越来越多。

越是熟悉，就越是陌生。在了解了对方的脾气、喜好和习惯之后，却反而觉得彼此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。

再也发现不了对方身上的闪光点，对他的一切都提不起兴趣，渐渐地，就连眼前的这个人，也变得可有可无起来。

关上房门，一天的戏演完，“夫妻关系”宣告结束，取而代之的，就是各自安好的“合租关系”。

你玩你的，我玩我的，两个人都早已失去了交流的欲望。

只有在看对方不顺眼的时候，才会噤里啪啦一顿数落，然后再暴风疾雨般地吵上一架，除此之外，再无交流。

搭伙的婚姻，没有感情，没有沟通，没有灵魂，它无非就是将两个人凑在一起，共同分担一些来自经济上的压力，然后你是你，我是我，再无瓜葛。

02

余生：我们就像一双筷子，少了谁都不行

真正的夫妻，是要共度余生的。

不是住在一起就好，而是彼此要成为对方的精神支柱，心灵依托。

两个人之间总是能有许多的话可以讲，正是这样的沟通，让夫妻间的感情变得越来越细腻深沉，难舍难分。

有时会各自分享一些近来的所见所闻，笑笑闹闹，为生活增添一点小乐趣。

有时会向对方倾诉一下心中的烦恼，把负面情绪都发泄完，心情就会好上很多。

有时会一起正儿八经地商量一些大事，听听对方的想法，慎重考虑后再做决定。

总之就是，既然婚姻让我们走到一起，那么我的余生就都离不开你，我的快乐与你分享，我的难过由你分担，我的决定和你商量。

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像一双筷子，少了谁都不行。夫妻俩只有肩并肩，手挽手，心连心地走在一起，



家才能完整，婚姻才能幸福。

一段婚姻，说到底，就是长久的陪伴。在这一眼望不到头的往后余生里，你们要做的事情有很多很多，但是最重要的，是彼此都能始终保持对对方的信赖和包容。

只有这样，两个人才能敞开心扉地交流，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，是好是坏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

这才是婚姻该有的模样。

电影《世界上最伟大的父亲》中有这样一段台词：“曾以为世界上最糟糕的事，就是孤独终老。其实不是，最糟糕的是与那些让你感到孤独的人一起终老。”

一辈子不长，但也不短。我们总要找个可以说得上话的人陪在身边，一起看看日升日落，一起度过春夏秋冬。

愿你的婚姻不要将就。



从刘若英到脱不花，那些婚姻里的逃兵做对了什么？

2020年罗振宇“时间的朋友”跨年演讲，有一句话震耳发聩。

罗胖说：“不要辜负这个时代给女性的机会。”

说实话，我当时很惊讶这样一句话，竟然出自一位男性演讲者。

后来谜底揭开，原来这句话，是罗振宇的合伙人脱不花女士塞进去的“私货”。

“不要辜负这个时代给女性的机会”，我后来经常琢磨这句话。

时代究竟给了我们这代女性怎样的机会？

毫不客气地说，是给了我们做“人”的机会，而不仅仅是做女人的机会。

在我们这代女性之前，社会赋予女性的做女人的机会。

做女人，有明确的道德标准与行为准则；

做女人，最重要的、甚至说唯一的价值是生育与抚养；

做女人，意味着天地狭小、青春短暂，女人最好的时光是在男人的宠爱中，最好的年华是她们的黄金生育期。

在女人只能成为女人的年代，女性价值集中体现在奉献、成全、牺牲这三位一体的狭窄空间里。

丈夫与子女的成功，就是女性的成功；丈夫与子女的幸福，也是她们的幸福。

一旦剥离了太太、母亲的身份，女性就要回到那个永恒而残酷的哲学命题：

我是谁；我从哪里来；我要到哪儿去。

02

3年前，37岁的脱不花已经成为“罗辑思维”合伙人，忙中偷闲生了第二个女儿，分娩前一天晚上还在公司开会，分娩后第4个小时，就在微信群里布置工作。

与生第一个孩子时的恐慌不同，二女儿的出生，让脱不花如释重负。

她觉得自己作为“年轻女性”的使命已经完成了，从此，她不必再受限女性特有的节奏，终于拥

有了与男性同样的时间表：

“剩下的时间，我就是个‘人’了”。

人在二十几岁的时候，很难理解女人为什么想要拥有与男人同样的时间表，又为什么那么渴望将“女”字扔掉，堂堂正正地做人。

直到我们怀孕、生育，才明白“女”字的艰难与不易。

女性的时间表，意味着无论你多有本事和能力，多么强大和无畏，总有一段时期，你要慢下来、停下来，去完成“成为一名母亲”这个艰巨的义务。

有些重担你逃不脱，仅仅因为你是女性；

有些时刻你必须在场，仅仅因为你是女性。

脱不花与大女儿之间，有过一场谈判。

女儿喜欢邻居小孩的妈妈，那是一位全职太太，举止优雅，长发飘飘，爱穿白裙子。她希望自己的妈妈，同样留长发、穿长裙、不必工作，更不要加班。

脱不花问女儿，你冬天想穿裙子，妈妈虽然觉得不好看，是不是也同意了？你说长大以后想做全职妈妈，不上班，妈妈是不是也说很好。

女儿回答：是。

“我都尊重你的选择，但妈妈想上班，你是不是也应该尊重妈妈的选择？”

女儿想了想，只好说“是”。

也许对于一个5岁的女孩来说，这是一个无法辩驳却言不由衷的回答。

然而，10年或者20年后的某一天，妈妈的这个回答，可能让走在人生十字路口的她，豁然开朗。

一个努力做“人”的女性，不一定能给孩子最多的陪伴，但她能教会女孩正确的人生排序，把自我放在男人之前，把自由放在婚姻之前；

也可以教会男孩正确的两性观，让他们认可，女性首先是人，其次才是男人的太太、孩子的妈妈。

连续几年的跨年演讲，脱不花都把女儿带到现场，让女儿熟悉婚姻之

外的妈妈在做什么，是一个怎样的人。

她不确定在女儿眼中，此刻的她是怎样的形象。

她能确定的是，我们的孩子，有权利了解甜剧之外的女性；洗涤剂、抽油烟机广告之外的女性；家长会之外的女性。

女性在逃离婚姻后，放射什么样的光芒，我们的子女应该知道。

03

5年前，46岁的奶茶刘若英生下儿子。

结婚时，她对丈夫钟小江说：“我婚后要照常工作，唱歌、演戏、写作，娶这样的老婆，你会不会觉得亏。”

钟小江回答：“就是因为如此丰富，我才娶你。”

不过，情话总是光芒万丈，而生活往往一地鸡毛。

育儿的过程，刘若英经常处于崩溃的边缘。

只要呆在家里，她就没办法忘记母亲这个身份。即使有丈夫、保姆帮忙，她总有一部分神经顽固地呆在儿子身边。

竖起耳朵关注孩子的一举一动，随时准备冲到他面前。

在人与女人、职业人与母亲之间摇摆，这种两难，让刘若英崩溃。最终，她选择了逃离。

勇敢地走出家门，去台北东区一间隐蔽的书吧，安心处理工作上的邮件、文案、创意。

“我不能没有独处的时间，也不能没有一个人喘息的片刻。在那个时刻，我可以什么都不要想，也不要再替别人着想。”

这种逃离，意外成了奶茶与丈夫亲密关系的润滑剂。

想吵架的时候，她逃去自己的秘密花园，几个小时回到家里，对丈夫说：“其实我今天有点不开心，不过已经没事了。”

很多人喜欢“恨嫁”时的奶茶。那时候，她的书名叫《一个人的KTV》，歌名叫《一辈子的孤单》。单身的她，用寂寞清冷的声音，抚慰了无数孤单中的男女。

后来她结婚，生子，在庸常生活的河流里，与书上写的、歌里唱的越来越远。

我却喜欢现在的刘若英。

如果说以前的奶茶是一朵为了毫无希望的爱情哭泣、坚守的玫瑰；现在的她，更像一片草地，开阔、顽强，不露声色地野蛮生长，有自己的光合作用。

04

我们这代女性，30岁以后，很多人都在完成一件事：去性别化。意图逃离女性时间表，成为一个拥有完整人格的、独立的人。

有人选择不婚不育，她们在“去性别化”方面做得更彻底；

更多的人，选择了兼顾、平衡与取舍。

在这个循序渐进的成长过程中，女性前期的兼顾与平衡，是为了最后拥有取舍的能力。

无论是刘若英还是脱不花，最终，当她们决定成为一个真正的“人”。

不约而同地做了“婚姻的逃兵”，从太太、母亲、女人的身份中拔出来，像男人那样去战斗。

这个时代，只认能力，不认性别；

这个时代，很多沉鱼落雁，却鲜少怜香惜玉。

当男性不再做传统意义的好男人，谁都没有资格再要求女性做传统意义的好女人。

这个时代给女性的机会，是学自己想学，做自己想做的，赚取属于自己的钱财，拿回属于自己的地盘。

女性为难之处，在于我们多了一个子宫，同时必然多了兼顾与平衡的义务。

结婚与生育，几乎对男性的学习、职场、健康、形体甚至兴趣、社交，不造成任何影响和改变，然而女性的人生，被一场生育，分成了婚前婚后、孕前孕后、育前育后。

很多女性过早地选择了取舍。放弃学习的机会、升职的机会，选择为了孩子，混在职场，甚至回家做全职太太。

我敬仰全职太太，但总觉得这个取舍，对女性而言，做得越早，风险越大；因为在法律保障不完善的情况下，你舍弃的那些，可能正是今后谈判的筹码。

二十多岁的时候，女人天真幼稚，善良还没长出牙齿，以为付出，必能收到珍惜与珍重。

等到三十岁，做过一些选择、遇过一些难事、看过一些故事，才明白活得好的女人，都有议价能力。

年轻时，对辛苦地承受能力最强，能兼顾的，咬牙兼顾；能平衡的，尽量平衡。

多目标前进，努力学习、赚钱、升职，提高议价能力。

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议价能力只有子宫，像吴佩慈那样趁年轻拼命生孩子，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（不是我认可和赞同的选择）。

脱不花17岁离开山东老家，在北京白手起家，当她走入婚姻的时候，已经拥有了明确的社会身份，加班晚归的时候，没人敢说：“你怎么回来这么晚，去哪儿疯了……”。

刘若英45岁结婚。结婚的时候，她的身份是著名歌手、演员、作者，金像奖、金钟奖、百花奖影后。

赚钱能力，决定女性的话语权，同时决定了我们有没有资格做婚姻的逃兵，可不可以某些时刻，做出取舍，勇敢地对孩子说，妈妈爱工作，你要尊重我。

从刘若英到脱不花，婚姻里的逃兵做对了两件事：

一件是永不放弃自己的议价能力，哪怕辛苦一点，也要做强者，强者苦一时，弱者苦一世；

第二件，适时放弃完美人设，在家庭中引入合伙人机制，无论保姆还是伴侣，只要他们能做的，我们坚决不做。

重新定义自我，全方位释放作为一个完整个体的责任与义务，是时代给女性最好的礼物。

好好珍惜它，不要辜负它。

当我们有能力做婚姻的逃兵，往往就成了自己的主人。

